

我死去的 执手友

A novel by
Guillermo Arriaga

El Búfalo
de la Noche



[墨] 吉勒莫·阿里加 著

刘家亨 译

我死去的 执手友

[墨] 吉勒莫·阿里加 著

刘家亨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死去的挚友 / (墨) 吉勒莫·阿里加著; 刘家亨
译. —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5086-8972-2

I. ①我… II. ①吉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墨
西哥—现代 IV. ①I73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1915 号

El Búfalo de la Noche

Copyright ©2002 by Guillermo Arriaga

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RDC Agencia Literaria S.L.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本书中译文由南方家園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。

我死去的挚友

著 者: [墨] 吉勒莫·阿里加

译 者: 刘家亨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174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8-3401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8972-2

定 价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谨献给海梅 · 阿尔胡瑞、胡利奥 · 德韦斯

以及欧塞维奥 · 鲁瓦尔卡瓦¹

1 海梅·阿尔胡瑞 (Jaime Aljure) 为吉勒莫·阿里加的小说作品发行人；胡利奥·德韦斯 (Julio Derbez del Pino) 为墨西哥籍作家、编辑及译者；欧塞维奥·鲁瓦尔卡瓦 (Eusebio Ruvalcaba, 1951—) 为墨西哥籍小说家、诗人及剧作家，是墨西哥当代文学代表人物之一，代表作品有《宫女乐师》(Músico de cortesanas)、《你需要的是拥有一间图书馆》(Lo que tú necesitas es tener una bicicleta)。

重大事件是不会让人进疯人院的。这人已做好准备面对死亡、谋杀、乱伦、窃盗、火灾、水灾。

不，生命一连串的不顺遂才会让人进疯人院……挚爱之死不至于让人进疯人院，赶时间时鞋带断了才会。

—— 查尔斯·布考斯基¹

他双眼的的光芒突然给了我启示，人类并不属于单——一个物种，而是许多物种，而且在物种与物种之间、在人属之中，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。饶富生产力的世界无法被缩减为公因式。任何人和他面对面，自他眼中看入自己内心深处，必定头晕目眩。

—— 马丁·路易斯·古斯曼²

我知道死亡是一头巨大的公牛，已准备好向我迎面冲撞而来。

—— 查尔斯·布考斯基

1 查尔斯·布考斯基 (Charles Bukowski, 1920—1994), 德裔美国诗人、小说家。布考斯基于二十四岁出版第一本著作。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, 其作品逐渐受到重视, 虽然不被文学殿堂所接受, 但在欧洲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, 被誉为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写实作家之一, 《时代周刊》更称其为“美国底层阶级的桂冠诗人”。布考斯基于 1994 年因白血病辞世, 留下三十二部诗集、五部短篇小说及四部长篇小说。

2 马丁·路易斯·古斯曼 (Martin Luis Guzmán, 1887—1976), 墨西哥籍文学家、记者、知识分子及外交官, 被视为墨西哥革命小说的先驱者之一。

格雷戈里奥最后一次出院的三个星期过后，某个周六傍晚我决定去拜访他。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盘算了好几个月，才终于下定决心去找他。我害怕这场重逢，仿佛将会遭人埋伏暗算般。那个傍晚，我在马路上徘徊了好几圈，就是不敢去敲他家的门。终于敲了门时，我整个人紧张万分，焦虑不安，而且，坦白说，还有些胆怯。

格雷戈里奥的妈妈替我开门。她亲切地问候我，随即邀请我进到屋内，丝毫不做耽搁，仿佛好久以前就等着我回来一般。她叫了格雷戈里奥。格雷戈里奥在楼梯边上现身，缓缓步下阶梯，然后停下脚步，倚靠在扶手上。他端详了我的脸庞几秒钟，带着微笑，朝我迎面走来，给我一个拥抱。格雷戈里奥的激烈反应令我感到尴尬，不知该以什么方式回应他的热情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原谅我了，或者更贴切一点来说，我们是不是已经原谅彼此了。

格雷戈里奥的妈妈寒暄几句便离开了，好让我俩独处。和从

前的习惯一样，我们上楼到格雷戈里奥的卧室去，进到房内，格雷戈里奥将没有锁头的房门带上。他躺到床铺上，看起来轻松、镇定，毫无令我怀疑他其实是在演戏的迹象。看来，他终于恢复平静了。

我在老位子上坐下——格雷戈里奥摆在书桌前的导演椅，然后，以再明显不过且愚蠢至极的方式开始我们的对话。

“你感觉怎么样？”我问他。

格雷戈里奥坐直身子，挑了挑眉。

“你觉得我看起来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

格雷戈里奥耸了耸肩。

“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很好。”

我们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，单纯闲聊罢了。我们双方都需要重新评估状况。尤其是我，我不想再一次接近深渊的边缘。幸运的是，不知道是出于尊重，或甚至纯粹基于礼貌，格雷戈里奥并未问起塔尼娅的事情，虽然我很确信，每当我俩陷入沉默，心中都各自挂念着她。

入夜时分我向格雷戈里奥告辞。我们互相拥抱，久久不愿分开，约好很快再次见面，一起吃个饭，或是看场电影。我踏出屋外。一阵冷冽的寒风袭来，挟带着一股微弱的人车噪音。空气中闻

起来有燃烧垃圾的味道。一盏路灯微微闪烁，有一阵没一阵地照亮人行道。我闭上双眼。我无法离开格雷戈里奥，他的友谊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，即便他威胁我、扬言要狠狠揍我一顿也一样。不，我没有办法抛下格雷戈里奥。

四天后，电话响起。我接起电话，听见一道沉默的呼吸声。我想八成是恶作剧，或是哪个没脑的小女生想要跟我哥哥通电话，又不好意思直接明讲。

我正打算挂上电话时，听见玛加丽塔虚弱的嗓音。

“喂……曼努埃尔？”她咕哝着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曼努埃尔……”她重复说了一次，接着一语不发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哥哥……”玛加丽塔窸窣窸窣地说，然后又闭上嘴巴。我再次听见她紧张急促的呼吸声。

“玛加丽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她什么也没多说，便将电话挂了。

玛加丽塔尽力了，但她没能成功将消息传达给我。我在之后的几通电话中，才证实这个消息：格雷戈里奥朝自己的脑袋瓜开了一枪。他被人发现奄奄一息地倒卧在一摊血泊之中，左手还紧握着

左轮手枪。用厚木板加上铁条封死的窗户、无锁头的门、耐心、关爱、镇定剂、电休克疗法¹，还有被关在精神疗养院里的这几个月，以及痛苦。无尽的痛苦，全都帮不上什么忙。

格雷戈里奥是在他母亲膝上过世的。他的父亲难掩激动情绪，开车载着平躺在后座的格雷戈里奥，往医院的方向狂飙。他自杀用的枪，正是几年前我们在一间超市门口，从一名站岗的警察身上抢来的那一把。那是一把点38口径的左轮手枪，巴西出厂，枪身上头全生了锈。我们一直到决定抓条流浪狗来试枪以前，都还怀疑这手枪到底能不能够正常射击。我们才开第一枪，野狗就被轰得嘴鼻血肉横飞，倒在地上一命呜呼。从此之后，格雷戈里奥学会如何在不同的地点藏匿手枪，不论是住所，或时常造访之处，总是能躲避稽查，直到他过世的这天为止。

格雷戈里奥将手枪连同弹匣里头的六发达姆弹²包进一个塑料

1 电休克疗法（electro shock），又称电痉挛疗法，始于20世纪30年代，是经由电击脑部的方式来诱发痉挛，以治疗精神病患的物理治疗法，用于治疗忧郁症及精神分裂症。

2 达姆弹（bala expansiva），俗称“炸子”“开花弹”，是一种不具备贯穿力但是具有极高浅层杀伤力的“扩张型”子弹，一般情况下会造成严重撕裂伤，也会增加外科手术上的困难度，其残忍的杀伤特性常引发人道争议，故1899年的海牙公约中《禁用人身变形枪弹的声明》已规定目前各国军队都不得在国与国交战时使用这种弹头。“达姆弹”这一名称的由来为19世纪末英国于印度加尔各答的达姆兵工厂（Dum Dum）进行该子弹的研发。

袋里头，然后埋入一个盛开着红色天竺葵的花盆底下。在我们重建格雷戈里奥的自杀现场后，推测他一面假装整理庭院花木——医生建议他从事园艺，以加快复原的速度——一面自藏匿处取出左轮手枪。格雷戈里奥拿起手枪，将手枪藏到衬衫底下，急急忙忙地抛下手边的工作。一把手耙子，一把铲子，以及一袋有机肥料，都被他扔在原地。

格雷戈里奥心意已决，上楼到他的卧室，用书桌抵住房门，接着到浴室里头。他拉开左轮手枪的保险，看了镜中的自己一眼，然后将枪口顶着左眉，扣下扳机。

子弹以斜对角的方向穿过他的脑袋，所经之处将他的动脉、神经元、欲望、柔情、憎恨和骨头都炸个粉碎。格雷戈里奥应声倒地，摔落在瓷砖地板上，头颅上开了两个洞。他才正要满二十三岁。

格雷戈里奥兄弟姊妹中年纪最小的胞弟，华金，张罗了葬礼的大小事项。检察总署的要求和讯问，他也一并应付了。格雷戈里奥的母亲已筋疲力尽，连血迹斑斑的上衣都还没换下来，就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。他的父亲自我囚禁在儿子的房间内，寻找任何可以让他厘清这起事件的蛛丝马迹。玛加丽塔起初专注于通知亲朋好友格雷戈里奥的死讯，面对自己的软弱无能，也举白旗投降了。她逃到一个堂妹家，懒洋洋地窝在摇椅上，出神地盯着电视机，喝着健怡可口可乐。

我陪华金跑了一趟殡仪馆。我俩挑了个价格最便宜、样式最简约的棺木。他们家的经济状况负担不起更好的了。格雷戈里奥的医疗和精神治疗衍生出无数开销，已经把这个家给榨干了。

遗体于清晨三点钟送抵灵堂。幸运的是，格雷戈里奥的一位远房伯父是位小有名气的律师，搞定烦琐的司法文件，遗体才躲过解剖验尸的命运，于太平间内停放的时间也大幅缩短。

一名殡仪馆馆员要求我们认尸。我自告奋勇。华金已经承受得够多了，还要他去检查哥哥的尸体，肯定会撑不住的。

馆员领着我走过一段通往地下室的阶梯。途中我停下脚步，后悔自己居然挺身而出。我该如何再次面对格雷戈里奥？尤其是该如何面对已经死去的他？我头晕目眩，一手扶着头部，呼吸困难。难道草草带过他的特征还不够吗？还不足以让馆方人员知道这具尸体就是格雷戈里奥本人吗？馆员拉着我的手臂，引导我和他继续走下去。他为了鼓励我，告诉我只需匆匆一瞥，完成必要的程序即可。

我们进到一个四面无窗的房间，日光灯将房内照得通亮。格雷戈里奥，或是先前曾经是格雷戈里奥的东西，躺在一张金属桌上，一袭白袍盖到胸口的位置。死亡令他的面容苍白、淡无表情，他冷冰冰、饱含挑衅意味的表情不复存在。左眉上一块纱布遮掩住自杀留下的弹孔。一块紫色的血肿使他的前额全变了色。他的头发沾抹着鲜血，看上去就像是用发油将头发全往后梳一般。未刮除的络腮胡令他看起来疲惫、烦闷。我端详了格雷戈里奥几分钟，觉得死去

的他比还活着的他更不让人心生畏惧，差异甚大。

“是他，没错吧？”馆员见我陷入自己的世界，犹豫不决地问了我一声。

我看向格雷戈里奥的尸体最后一眼。我该如何向他诀别？就单单这样跟他说声再见，然后就结束了？还是用力搂住他、在他身旁哭泣？我要如何向格雷戈里奥解释，他的死令我心痛，同时也把我给惹恼了，还令我蒙羞？我该如何将这一切传达给一具缄默的尸体、一具缄默得很智障的尸体？

“是的，他是格雷戈里奥·巴尔德斯。”我说，然后转身离开。

×××××

来到灵堂吊唁的人就那么两三个。尽管格雷戈里奥的死讯很快地散播出去，却没有多少人胆敢前来表示哀悼。自杀丧命的尸体总是让人心里不安。

格雷戈里奥的亲戚们在瞻仰遗容的礼拜堂内来回踱步，四处徘徊。格雷戈里奥的母亲伤心欲绝，独自一人躲在角落打瞌睡。他的父亲话说到一半没说完，便岔开话题，接着陷入沉默，令人火大。

玛加丽塔语无伦次地瞎扯闲聊，华金则疲惫得全身浮肿，笨手笨脚地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。

格雷戈里奥的父母对任何事都照单全收，逆来顺受。流言蜚语，偷摸的眼神交汇，做作的哀悼。他们一家人并非天主教徒，仍同意由一名神父来主持弥撒（殡仪馆会以捐款的名义，向他们收取服务费用）。他们甚至接受一位小报记者到场采访。这家伙厚颜无耻，成天只会四处打听别人的八卦。

送葬队伍于傍晚五点钟启程。仅有四辆汽车尾随灵车抵达墓地。多亏格雷戈里奥的律师伯父搞到的特许状，格雷戈里奥才得以顺利火化。我望着火葬场烟囱冒出的袅袅青烟，全身战栗不已。先前在小小的灵堂内，我仍可感受到格雷戈里奥就在身边，可以触碰到他，他仍保有人类的形体。这会儿，螺旋状烟雾确实宣告了他的死亡。

我没有等到他们把骨灰坛整理好送出来。我一面哭泣，一面从墓地的侧门溜走。我身无分文，没钱搭出租车或小巴士，决定步行返家。我穿过大街小巷，不去留意数不尽的流动摊贩、地铁出口熙熙攘攘的人潮、车水马龙的交通，以及车辆排出的废气浓烟——有时也弥漫蓝色忧郁。

我回到家。爸妈正等着我回来，路上的耽搁令他们很担心。我爸妈也去了灵堂一趟，但没多作停留便快速离开。现场的气氛绝望至极，要他们多忍受个五分钟都相当困难。

我们在一片静默之中吃着晚餐。用餐完毕时，妈妈牵起我一只手，吻了一下我的额头。我注意到她一双眼睛肿得大大的。

我上楼到房间去，一把抓起电话，拨给塔尼娅。她姐姐的口气非常不耐烦，告诉我塔尼娅已经睡了，问我要不要叫她起来。我回答不必，我会再打给她。

塔尼娅既无意愿参加守灵仪式，火化仪式也不愿意到场。对她而言，格雷戈里奥尚未死去。她早上是这样告诉我的。

“格雷戈里奥一定有什么阴谋。”她断言，“他是不会无缘无故就这样离开的。”

塔尼娅的声音听起来很焦虑且激动。我教训她一顿，骂她怎么会怕格雷戈里奥怕到像个小孩一般。

“别忘了，他可是毁灭万物的迈达斯国王¹啊！”她冷冷地说。

“他曾经是。”我修正她的措辞。

“他永远都是。”塔尼娅一口咬定，格雷戈里奥在跟我见面之后没几天便走上绝路，绝非巧合，仿佛他是刻意选定二月二十二日这个日子一枪轰飞自己的脑袋的。

“这是他报复的手段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全身上下都涂抹了

1 迈达斯（Midas）是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（Frigia，位于现今土耳其中西部）的国王，以巨富著称，流传最广的是有关他“点石成金”的故事。

他的鲜血啊，他这狗娘养的王八蛋。”

我没能使塔尼娅冷静下来，更别提要说服她跟我去一趟灵堂，或是一同出席安葬仪式。我感觉她的态度既不公平，还很吝啬。任何一个往生者都不应该被人孤零零地冷落在一旁。我试着读一会儿书，但没办法专心，便将电灯关了，上床睡觉。我累得一塌糊涂，没三两下工夫便睡着了。半夜里我醒了过来，感觉有只蠼螋从格雷戈里奥的尸体嘴巴里冒了出来，跳到我身上往前臂里钻。我整个人从床上跳了起来，死命地搓揉全身上下，直到冷静下来为止。我又一次梦见蠼螋了。这个梦，我已经做过不下数十次了。

我全身盗汗，走向窗边，打开窗户。一阵风捎来了夜晚的气息：警车的鸣笛声、狗吠声和远方传来的音乐。冰凉的空气使我精神振作。我在床垫边缘坐下，想起格雷戈里奥的尸体横卧在金属桌上的画面。格雷戈里奥一直以来都有杀人的念头，他渴望触碰死亡的边界。现在，他办到了。

我点亮床边的小台灯，自床头柜上拿起裱着塔尼娅照片的相框。塔尼娅身着学校制服，笑脸迎人地看着镜头，一头秀发披在肩上。照片一角写着“曼努埃尔，我爱你”，下方签了她的名和一个笔迹潦草的日期：二月二十二日。为什么爱她非得伤我如此之深？

我将相片摆回原处，然后打开电视机，期望无趣乏味的夜间节目可以哄我入睡。